

游踪

象图：剑川山谷里的夏日诗境

□ 李景忠

在大理剑川西北的茫茫群山中，象图如一块被时光遗忘的璞玉，静卧于海拔两千余米的山谷之中。这里的气候温润如玉，即便隆冬时节亦不觉寒冷，而当夏日来临，整座山谷便涌动着盎然绿意，成为山河怀抱中的桃源秘境。

初入象图，便被这份不期而遇的宁静所震撼。没有都市的喧嚣鼎沸，唯有清风掠过核桃林的沙沙低语，溪涧跳跃于山涧的清脆叮咚。古村落——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核桃树村，依山势而立的众多垛木房、白墙灰瓦的土木民居错落有致地镶嵌在深深浅浅的绿意里，宛如天工巧匠遗落人间的杰作。整个村落安卧于山脊臂弯之中，势如巨臂环抱，将尘世喧嚣隔绝在外，只余一片纯净如牧歌的世外桃源，当地人代代安居于此。

象图，名副其实如一幅天然画卷，是大自然最慷慨的安妥。夏日里漫步核桃林，唯见碧波荡漾的绿海中，枝繁叶茂的古树枝头缀满青湿的果实。这些待到深秋成熟的核桃，将褪去青湿外衣，露出香脆可口的核桃仁，更可压榨出金黄醇厚的核桃油。一滴一滴珍贵的象图核桃油，不仅是食用商品，更是从青果中淬炼

出的生命精华，一滴入魂，胃肠通透，香透岁月长河。

象图处处可见古核桃树的身影，它们扎根于沟壑、坡地与山野之间，树龄动辄百年，甚至数百年。粗粝的树皮上刻满岁月的风霜印记，枝丫却年年捧出累累青果，汲取云雾雨露的精华。核桃仁在青壳内默默沉淀着山野灵气，待到秋后，青皮核桃如雨坠落，剥去苦涩外衣，露出黄褐色的坚硬内壳，待褪去最后一丝水汽，方显真容。象图核桃油的珍贵，源于手与眼的双重甄选，古法榨油的精髓，是力量与时间的完美博弈，更是千年智慧的结晶，凝聚着原质、原味与原乡之魂。

每逢赶集日，偶尔，常有农家人携带着自家压榨的核桃油前来售卖。一瓶核桃油，一开盖，即可食饮，口感醇厚绵长，微苦、醇香、荡神、回甘，尽显山野真味。凝视着这些生长于大山深处的古核桃树，感受着阳光、水质与风土的完美交融，这分明是一曲流淌的史诗，真正的至味源自缓慢、笨拙却充满虔诚的古老技艺，这是农耕文化的智慧。

漫步象图，时光沉淀的印记俯拾皆是。村中那座木雕斑驳却依然精美的古戏台，仿佛还能听见昔日马帮驻足时，台上呀呀唱腔与台下粗犷喝彩的交响回

声。那些被称作“马路”的凹凸光滑石板路，曾是马帮专属的通途，这“马路”，那时，作为为数不多的通商通道，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血脉分支，看着，深深嵌入石板的马蹄印，承载着千年商旅驮着盐巴、茶叶、小件商品与梦想，踏出的坚韧足迹。

象图村古戏台的一瓦、一梁、一柱，仿佛一幅完美的画卷，至今仍保存得非常完好，当疲惫的心灵需要休憩，不妨半闭双眼，仰卧在古戏台前，想象曾经的说唱弹跳文化的盛宴，这是精神皈依的宁静角落，是白族文化特有的文脉传承，只余天地悠悠的宁静。人间烟火与古戏台遗韵，在心底刻下永恒的宁静印记——真正的桃源，往往藏于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时光深处，静待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去发现与珍藏。

象图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，融合了地理奇观、人文底蕴与宜人气候。游历至此，最深的感受莫过于那份清凉，好凉快，闻不到蒸蒸日上暑气，而是清静无为之凉意。《蛮书》所载“剑川有地，夏月覆雪”的描述，在此得到完美印证。

夏日的象图，清凉蕴藏在诗意之中。古戏台下那口历久弥新的古井，是村落跳动不息的脉搏。井水清甜甘润，既是村民世代依赖的水源，也是浇灌核

桃树、酿造美酒的生命之泉。据说，用这井水酿出的美酒，酒香格外浓烈醇厚。这口静卧于村落中心、老戏台旁的小水井，井台上的勒痕记录着岁月沧桑，却从未干涸。挑水的村民、抬水的老人，常来洗刷的邻里，共同守护着这份生命的馈赠源头。

南来北往的马帮曾在此驻足，留下无数动人故事。时光流转，一代代人的生息繁衍，在这口古井边上演绎过无数平凡而温暖的瞬间。它是山泉层层过滤的结晶，是雪水慢慢融化的馈赠，更是滋养生命的泉眼，承载着马帮传说与人间烟火。这井之魂，连接着凡俗与信仰，映照着生生不息的生活哲学。

象图的夏日山水宜人，是夏日休闲的好去处，置身于其中，方知自然之美，深深的山谷间，浅浅的村落如水墨丹青，沉淀着最质朴的生活智慧。千百年来，这些纯朴的白族古村落，以绵长的宁静与勃勃生机，展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最温润坚韧的精神内核。这方域，被时光温柔轻吻的土地，正以其独有的方式，向世人展现人们向往的慢生活、平生活、适生活情趣，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。

美食地理

无量山黄鸡枞煮乌骨鸡肉



□ 李文开 文 / 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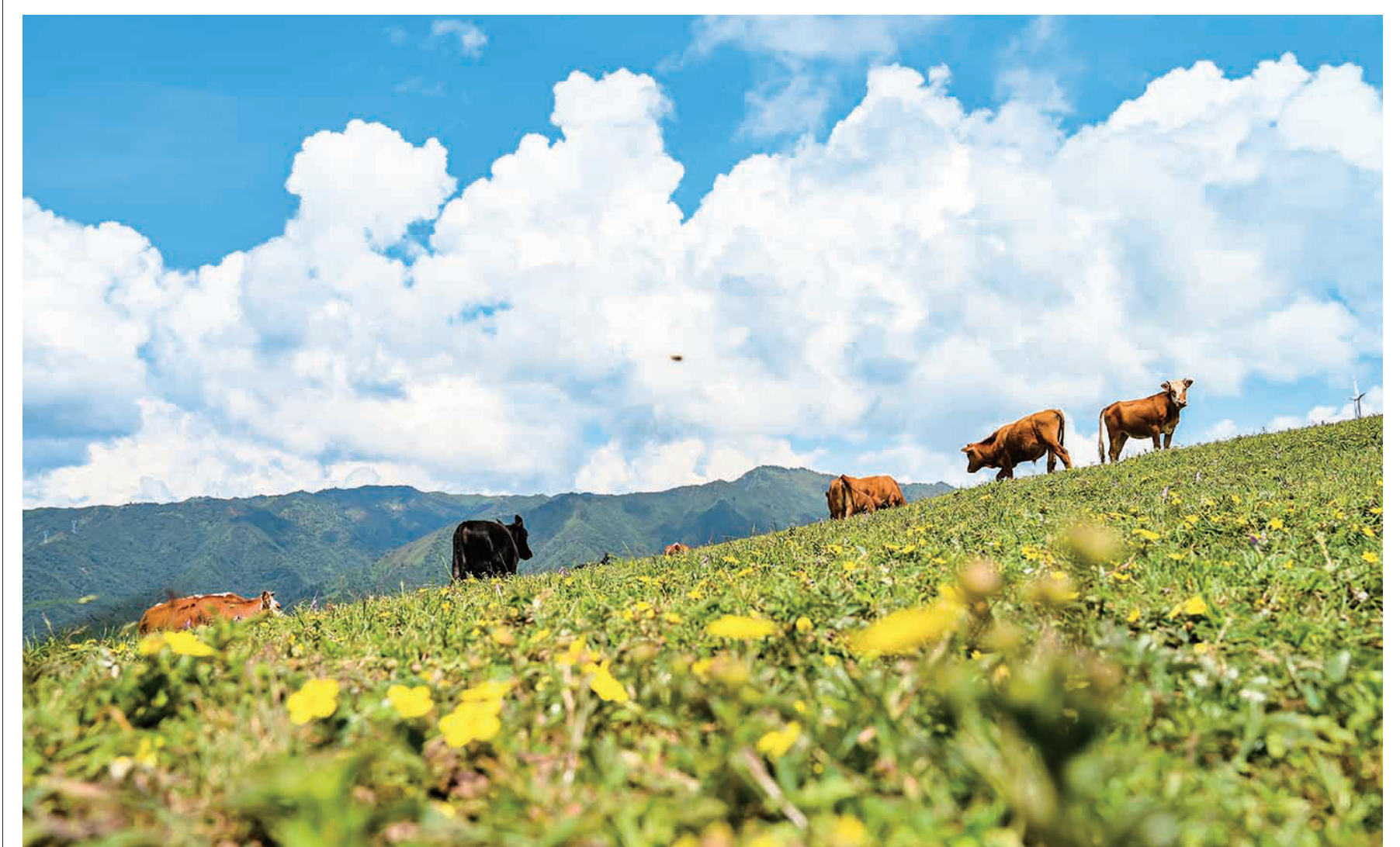
在云南无量山的深谷幽林间，孕育着一道跨越百年的饮食智慧——黄鸡枞煮乌骨鸡。这道以黄鸡枞与无量山乌骨鸡为核心的佳肴，不仅是当地传统特色

美食的代表，更因食材的珍稀与风味的独特，成为高端饮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黄鸡枞，又称大黄鸡枞，是鸡枞属中独具个性的品类。相较于广为人知的黑头鸡枞，其菌朵更为硕大，主杆粗壮敦实，通体呈现温润的黄色，宛如凝脂裹金。其肉质肥厚鲜嫩，自带清甜鲜美的独特气韵，无论是刺身、炒食还是煮食，都能展现出爽口弹牙的质感，尤其那股深藏于菌肉中的天然甘味，在舌尖绽放时，便知是山野馈赠的纯粹。正因如此，曾经被认为稍逊一筹的黄鸡枞，如今凭借绝美的口感赢得了食客的青睐，价格已然超越其他鸡枞品类，成为市场上的新贵。

与黄鸡枞相得益彰的，是无量山乌骨鸡。这种由无量山红原鸡驯化而来的珍禽，承载着当地先民的驯化智慧，其肉质紧实细腻，营养丰沛，自带山野赋予的醇厚香气。自乌骨鸡驯化成功之初，当地山民便发现了它与黄鸡枞的“黄金默契”——鸡肉的醇香与菌子的清鲜相互渗透，在热力作用下交融成难以言喻的复合风味，这一搭配延续至今，已有不少于百年的烹制食用历史。

大理美



高山牧歌

7月23日，在剑川县马登镇马象公路沿线的高山草甸间，成群的牛儿在悠闲地觅食，在蓝天白云下，与草甸上盛开的野花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。

【通讯员 高文 施寿昌 李瑜仙 摄影报道】

大理掌故

“大理”的由来与含义

□ 母锡鹏

“大理”一词最早见于南诏国第十一世王蒙世隆的国号“大礼国”。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记载“酋龙（世隆）立……遂潜称皇帝，建元建极，自号大礼国”，旨在效法中原，奉行礼制。“礼”与“理”谐音。“理”本义为加工玉石，古时又叫治玉，引申为整治、治理，故“大理”含有“大治大理，富国兴邦”的意思。后晋天福二年（公元937年），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国政权，建立大理国。自此，“大理”便以国名在史籍中出现，并一直沿袭成为以洱海为中心的白族聚居区的专有名词。

那么，当年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，让段思平想到以大理为名呢？传说：段思平起兵讨伐杨干贞，大军行至河尾时找不到过河的渡口，情急之中，是一个“披纓流纱妇”指明了道路：“人从我江尾，马从三沙矣，尔国名大理。”那位指路的妇女便是观音菩萨。

“大理”二字凝聚了段思平一生的政治抱负：改革政治，推行礼法，大治大理，强国安民。段思平立国后大赦全国，免滇东三十七部徭役，废除家族纷争的传统，改革旧制度和兴修水利；对中原汉文化无限喜爱，建盖寺院，制定“白文”……段思平在位仅8年，却奠定了大理段氏22代帝王、300余年的基业。纵观他的一生，在他的晚年，他未尝不知道董氏坐大、高家割据的危险，他却不想要再兴权力斗争。他把目光转向了佛教，希望“佛儒合一”的文教礼治能够净化民

众，让大理百业兴旺、强大繁荣。

明代李元阳《大理府志》记载：“大理据全省之上游，为滇西扼塞之地……诸史中凡曰‘云南’者，皆指大理而言。至段氏窃据，始名大理国……”“云南”和“大理”古今地名外延的伸缩，正说明大理在云南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中国最有名的长联——大观楼长联引用的四个典故，即“汉习楼船”“唐标铁柱”“宋挥玉斧”“元跨革囊”，无不与大理有关，难怪有人说：“了解了大理的历史，就基本上知道了云南的过去；绕开大理去研究云南历史，就难免步入迷津。”

清代马思溥在《大理形势说》一文中说：“（大理）五金皆出，五谷皆熟，鱼盐蔬果足干饔，牛羊鸡犬易于蓄；唯无布帛，而有麻毡，冬夏可以衣。此中人怡怡如以”。

西南雄阔地，苍洱大名垂。清康熙四十年（公元1701年），云南提督李偏图报请清政府同意，书写的“文献名邦”匾。1982年2月，国务院公布大理古城为全国首批划定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，苍洱风景区为全国第一批44个重点风景区之一。

数千年来，大理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百川，取精用宏，吸收了中原文化、秦蜀文化、古越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吐蕃文化和古印度文化的精髓，创造了特色鲜明的白族文化。如今，站在新起点，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，大理州委、州政府以高度的时代感和使命感，提出了“大气明理、崇尚礼仪、诚信进取、德化和谐”的大理精神，进一步诠释了“大理”两个字的含义。

民俗巡礼

宾川荪村本主节

□ 杨宏毅

而最盛大的庆典，莫过于每年正月纪念“毓秀景帝”诞辰的本主节。正月十二，整个荪村坝子沉浸于节日的喧嚣中。清晨，圣谕坛、莲池会的信众洒扫庭除，家家高悬灯笼。白族金花们挥舞霸王鞭，英姿飒飒；舞龙队的小伙子束紧腰带，静待号令；斋奶奶们手持金铃法器，神情专注。午饭后，三声炮响震彻云霄，接本主队浩浩荡荡启程，锣鼓喧天，唢呐高亢，佛号悠扬，载歌载舞的人潮涌向本主庙。

队伍抵达庙门，鸣炮报喜。坛主持持迎神之礼，众人登殿叩拜，大殿前院里金龙狂舞，霸王鞭、绕三灵、打财神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，热闹异常。化表升烟后，本年度新婚的新郎官被郑重请出，登上佛台，小心翼翼地将苏本主塑像及八位将士的神像一一恭请入华丽的轿舆。当年新婚的新郎们脸上的庄重与手臂的沉稳，令人动容。

神轿起驾，在震耳鞭炮与不息欢呼声中，在舞龙舞狮簇拥下开始巡游。按古仪，神轿绕村一周，让九位将士看家园的变迁与子民的安乐。最终，本主一行被邀请至村中文昌宫大殿安坐，接受万民瞻仰。正月十三，荪尾村邀请本主“过年”。到正月十四，荪中村队伍接回本主，迎送必经村中主巷道，沿途家家户户摆满丰盛供品——鸡鸭鱼肉、松软米糕、豆米粑粑……香火炽盛，鞭炮连响，空气中弥漫着食物、香火交织的浓烈年味。

邻近的东庄自然村，作为荪村坝子唯一的汉族村落，早已“入乡随俗”，尊苏兆民为三村共同的本主。节日期间，东庄村民备齐香烛供品，诚心祭拜，祈愿“毓秀景帝”庇佑清吉平安、人丁兴旺。苏兆民的爱民情怀，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界限，成为联结三村、共守家园的坚韧纽带。

到正月十六就是恭送本主归庙，村民们齐聚文昌宫，人们神情庄穆，默默地登阶入殿。大殿内青烟缭绕，静可闻针。男女老幼依次下跪叩首，向神台深深拜别，恭送起驾。午时，队伍护送神轿返回本主庙，神像复归原位，一场盛大的狂欢活动在院中广场上上演。人潮涌动，彩旗翻飞，歌舞欢腾。人们争相涌入大殿叩拜，千万颗心无声祈求着同样的福祉：济世安民，永佑三村子孙绵延，人寿年丰，国泰民安。

暮色四合，喧嚣渐歇。独立于重归宁静的荪中村，回望身后，夕阳余晖温柔涂抹巍峨大殿的轮廓。本主庙，不仅是一处信仰空间，更是荪村坝子灵魂的皈依之所。它所供奉的，是一位末路英雄的忠勇仁心，是一位平凡大妈的至善一饭，是一代代村民对家园至深的热爱。香火不灭，人心所向，桃源故地的精魂，便在这肃穆与喧嚣之间，于山川草木之中，获得永生。